

煤海奔腾

MEI HAI BENTENG

煤海奔腾

7



煤海奔腾



煤海奔腾（短篇小说集）

石炭井矿务局工会编

•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

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•

1979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700册

书号：10157·102 定价：0.50元

矿 灯 赞

——代 前 言

我爱灯，爱大海波涛中那闪闪发光的航标灯，爱长江大桥两侧那气势磅礴、雄伟壮丽的桥灯，也爱那西子湖畔幽静的公园里亭亭玉立的公园灯。可是，我更爱矿工头上的那盏矿灯。

矿灯，是先导。矿灯，是“矿工的眼睛”。在井下，她永远燃烧着青春的火焰，使地层深处充满着光明。在奔腾的煤海运输线上，乌金滚滚腾细浪，把能量送进工厂、公社，把温暖传遍万户千家。它以自身的燃烧点燃人类的理想！

每当我看见矿灯的时候，激情满怀，颂歌涌在喉头。

一九二一年春，阳光普照安源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来到了矿工群众中。井下，他向矿工问寒问暖；坑口，他热情地把马列主义真理的烈火点燃。毛委员用手把矿工头上的矿灯拭擦干净，又亲手把矿工心中的矿灯燃亮。矿灯从此获得了新的生命：“我们不是牛马，我们是主人。”一盏矿灯亮起来了，两盏矿灯亮起来了！……千万盏矿灯亮起来了。在黑沉沉的大地上，燃起一片灯的海洋。光明的威力在驱赶着黑暗，迎接祖国的黎明。

矿灯是先导，矿灯是“矿工的的眼睛”，组织起来跟着毛委员。被资本家污蔑为“煤黑子”、“窑花子”的煤矿工人站起来了，拿起了枪杆，加入秋收起义的行列，挺进到革命的摇篮——井冈山。在抗日战争漫天烽火的时日里，矿工游击队打得敌寇丢盔弃甲，闻风丧胆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矿工们身在地下三百米，眼观世界风云变幻，为祖国的建设贡献能源。毛主席亲自赞誉矿工“特别能战斗”。矿灯啊矿灯，露出了欣喜的笑脸，更加光彩照人了。

历史的长河滚滚东流，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。然而，在激流中依然有浊浪和逆流。在祖国的历史长河中，“四人帮”便是浊浪和逆流。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日月里，矿山的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了冲击、干扰和破坏，人们不能正常生产，煤矿出不了煤。几只乌鸦的翅膀妄想遮住矿灯的光辉，把矿工推进黑沉沉的井下爬行、背筐……重过那种“铺的是破席子，枕的是烂砖头，吃的是橡子面”的悲惨日月。

日月怎能倒转，长河岂能逆流！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，折断了乌鸦的翅膀，矿灯更加熠熠生辉了。

祖国航船在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委员长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航道上，由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掌舵，乘风破浪前进。矿山也在前进，向着矿山机械化前进。

矿灯是先导，煤矿工人粗犷、豪迈、爽直、特别能战斗的性格，更加突出和鲜明。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刻，矿工们为着掌握近代先进采掘技术迈开了阔步，技术人员为创造矿山机械化的美好前景迈开

了阔步；矿山的干部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迈开了阔步；矿山各个岗位上的人们，都迈开了阔步。矿灯更加明亮，一串串、一行行，形成灯的海洋，把地层深处照射得玲珑剔透，犹如红色玛瑙一般。先进人物成批涌现，煤炭产量大幅度增长。矿山的业余文艺作者解放思想，挥动笔杆，大胆创作，为矿灯唱出了一曲又一曲的赞歌，描绘人们怎样创造着矿山的春天。我们煤矿工人既能从事物质生产，也能参加精神生产，“文武双全”。

我爱矿灯，我爱那用灯火织成的矿山夜景。那不知疲倦的飞转的天轮，那高耸的选煤楼，宽敞的井口车场，乌金在涌流，煤海在奔腾。矿山的井下、井上，无数盏矿灯闪烁着，移动着，真象天河落人间。不，这是跃进的洪流，这是跳动在煤炭战线工人、技术人员、干部、后勤人员胸膛里的一颗颗红心，用人类的理想来点燃。

我的这篇拙劣的短文，作为这本短篇小说集的开篇，唱一曲“矿灯赞”。

赖存理

一九七九年三月于石炭井

目 录

飞奔吧，骏马·····	娄天木(1)
沉 浮·····	刘安邦(18)
师 傅·····	朱创禹(35)
“小捣鼓”小传·····	娄天木(53)
药 袋·····	朱嘉瀛(66)
两个队长·····	李双金(76)
煤海奔腾·····	娄天木(96)
两个司机·····	万吉晨(117)
辞 旧·····	朱嘉瀛(128)
跟着老李转·····	余小沅(142)
竞 赛·····	徐宿鱼(150)
改会标·····	杨世俊(157)
延期的婚礼·····	张 强(169)
沙枣飘香·····	刘安邦(179)
心 事·····	张 强(193)
煤海浪花·····	仲诗咏(209)
井口保健站里发生的故事·····	李双金(221)
风华正茂·····	靳光明(231)
信·····	娄天木(239)

飞奔吧，骏马

姜天木

骏马山煤矿快速掘进一区区长雷小山，怒冲冲地回到家中，打开柜厨门，捞起半瓶子曲酒，昂起脖子，一口气倒在肚子里，顺手把空瓶子甩在地上。他用力推开窗户，打开衣襟，坦露着宽阔起伏肌肉隆起的前胸。这位四十开外的粗壮汉子，堵住了半拉窗户。塞上初春的凛冽寒风，使他感到一点凉意，黑中透红的四方大脸变成了紫红色，“吭吃吭吃”地喘着粗气，脖子上涨起小拇指粗细的青筋，一对如墨染一般的粗长浓眉，倒竖起来，一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，此时象风暴欲来的大海，怒火射向窗外奔腾的骏马山，结满老茧的大手叉在腰间，活象一座铁塔。酒助怒火在他胸中燃烧，拳头狠狠地砸在窗扇上，一块玻璃被震落在地上，“砰”地一声摔个粉碎！

这雷小山是矿上有名的“猛张飞”，性子如干柴烈火。党的工作转轨以来，矿山的生产劳动竞赛，如滚滚春潮。恰在此时，脚板底下绑大镢，名声响遍骏马山煤矿的快速掘进一区，在施工中抢着攻战“储煤仓”，一下子落在兄弟区队

的后面，这怎能不让他焦急！矿上召开先代会，他都没有参加，整天滚在井下，紧赶紧的也闯不过这一关。在他雷小山心急如火的时候，多年的老搭档、区党支部书记、绰号“合得来”的何大山，还是老样子，依然不急不躁。这位个子瘦小年近六十的老头，每天总是跟班下井，肩上背个前后都能装东西的背褡，捡着短铅丝，废螺帽，炮线头……嘴里叼着半尺长的旱烟袋，穿着一年到头不离身的补钉擦补钉的工作服。下班以后，他不是走小张的宿舍，就是串老李家门楼。这还不说，他还有心思跟一帮子新老工人一起搞科技夜校，嘴里离了烟袋就哼着什么“ABC”的小调。这在雷小山看来，“合得来”干这种远水解不了近渴的事，好似反常。在过去，不论怎样，他们搭档得好，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。他知道，在井下老何同大伙有说有笑地干活，一星半点时间也不浪费。在平日，他同人谈话的时候，有时平平和平，同拉家常一样；有时也严得让人有点吃不消，甚至有些人还生气地不理他。可是，他同工人、干部之间，就象蜂蜜拌白糖，蜜蜜甜。比他雷小山大动肝火地克人收到的效果要好得多。他俩在工作中有时也拌个嘴，争论很激烈，虽然这样，但是雷小山还是觉得他比哥哥还亲，时间一长，何大山的名字就变成了“合得来”。雷小山对何大山的为人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。

近来，他觉得“合得来”变了，与自己想的不一样，有点“合不来”了。无巧不成书，就在这时，又调来了一个人称“快刀打豆腐”的区党支部副书记杨荫。

正当他打算同“合得来”通融通融，创个全岩巷道月进五百米的新纪录时，“合得来”召开了区党支部委员会。这

使雷小山高兴。他想，这一下，俺俩想到了一个点子上了。谁料想就是在这次会议上，使雷小山怒不可遏，发了一通脾气。

会上，“合得来”提议无论如何也不能从攻战“储煤仓”的战场上撤下来，理由讲得尽详尽细，十分充足。雷小山一听火就从心里直向上窜。这储煤仓是全矿有名的“老大难”重点工程，的确是一块十分难啃的“硬骨头”。他不顾在众多支委的面前，一跳老高，把手伸到“合得来”的面前，火冒三丈地说：“在月创进尺五百米的战斗中，我们丢掉肥肉啃骨头，老背着这口‘黑锅’，我雷小山不干！”

“合得来”嘴里叼着半尺长的烟袋，好象早料到了这一点，笑微微地说：“背‘黑锅’的差事是不能干。但是肉吃多了发腻，啃点骨头香啊。”

话说得幽默，但是雷小山一听蹦得却更高了。然而，同往常一样，他越生气“合得来”越平和，他火得一蹦三尺高，“合得来”坐得愈稳。

支委们纷纷议论开了，多数人同意啃掉这块“硬骨头”，也有同意雷小山的意见的。这下可难坏了新调来不久的支部副书记杨荫了。开会吵得如此热闹，使他不适应这种气氛。他觉得啃“硬骨头”和吃“肥肉”与他关系都不大，根据他以往的经验，最主要的是不能否定“一把手”的意见；但是他转念一想，这个出了名的“猛张飞”也不好得罪啊。不表态吧，又不行，得想个两全其美的计策。大伙把目光一起投向他，等待他的第一次表态。杨荫细细地吐着烟雾，想了好一会儿，才文质彬彬地说：“老支书啃骨头的意见，见困难就上的精神，实在可嘉；雷区长吃肥肉的劲头也十分令人敬佩

……”，他把后半句话留在肚子里，微笑着向大伙儿摆了一下头。他的这一动作令人捉摸不透是点头还是在摇头。这可能是他的习惯动作吧。对于他的表态，支委们笑了起来。这下“合得来”可不再笑了。他的眉毛紧缩在一起，把烟锅插在烟荷包中，狠劲地揉搓着，这是支委们少见的神态。他有点动气地说：“老杨啊，我这里没开‘豆腐坊’，用不着快刀打豆腐，两面光啊！”

杨荫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心想：雷小山大发脾气，他都能忍受，我含着笑脸表个态他却动了气，真不好“合得来”啊！似笑非笑地坐在原地，狠劲抽了一口烟，吐着烟雾。

支委会通过了“合得来”的提议，指出了雷小山只想吃“肥肉”是不顾大局的观点，对他忽视科学技术工作也提出了批评。雷小山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自己整日辛辛苦苦，连积极投入月创五百米的心思也不被理解……，科学技术要学，但不是要紧的事，要紧的是把生产任务拿下来。他的设想不但没通过，还挨了批评；更使他不能忍受的是杨荫的摇头动作。他一气之下，腾地跳了起来，拔脚离开了会议室，怒气冲冲地跑回家。

二

支委会议散了，晚霞在骏马山顶织出灿烂的图锦。

“合得来”背着鼓鼓的背褡，嘴里哼着“ABC”小调，复诵着从科技夜校学来的新鲜名词，脑子里却泛起杨荫的“摇头”动作来。雷小山的发火，他并不担心，而觉得他的

“火”发得痛快，消消火气自然“合得来”，担心的倒是杨荫的“摆头”，这种遇事绕道走的人，很难同他“合得来”。想着想着，小调哼断了，从怀里掏出个馒头和咸菜大口大口地嚼了起来，向着灯火通明的科技夜校走去。

科技夜校的成员，大部分是区里的骨干。何大山来到科技夜校，教员刚要讲课。他三步两脚走上讲台，放下背上的“万宝囊”，对教员点了点头，然后面对学员说：“今天，我给大伙上一课，换换课堂，地点：井下第二水平1100大巷，内容是——”，说着，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“储煤仓”三个大字。教员、学员都同意了。

储煤仓直上直下二百多米，断面直径五米多，是全矿最大而又是急需使用的储煤仓。怎样才能尽快地“啃”掉这块“骨头”呢？“合得来”先让技术员把施工图纸给大伙讲明白，然后他向大伙讲解了储煤仓的两种施工方案：一种是由底向上打的垛盘法，一种是从上向下打的钻孔法。垛盘法是使用多年的老打法，人工开掘，进度较慢。钻孔法是先利用钻机钻孔爆破，再从上向下打，这种打法，速度快，省材料；但是，技术性高，施工难度较大。哪种方案合适，大伙到施工现场合计合计。

“合得来”同大伙来到储煤仓的顶部巷道，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，只有“小秀才”不哼不哈地测测顶、量量底，借着矿灯在小本子上记着数字。“合得来”仔细地听着大伙的议论，偷眼观察着小秀才的动作。当他们转到储煤仓底部巷道时，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发现一盏闪烁的矿灯，大伙感到惊奇，是谁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“合得来”心中猜个八九不离十，笑而不语。那人来到大伙儿眼前，人们看出是雷小山。

雷小山发现是“合得来”带着一帮子人从顶部转下来，有点儿莫名其妙。“合得来”看出雷小山不解的表情，笑着说：“看起来，你是诚意跟我‘合不来’了。我们在顶上作文章，你却在底下打算盘。”大伙儿闻言，“轰”地一声笑了起来。可是，雷小山没有笑，从他的眼神里透露出心里打了个老大的问号。

在“合得来”和雷小山同大伙儿在储煤仓打主意的时候，杨荫却窝着一肚子火回到家中。一到家中，舒适的环境使他窝在心中的气恼消了点，他拿起浇花的杯子，用豆浆浇起花盆里的花来。

仙人掌青绿吐翠，海棠花姹紫嫣红。大鱼缸中，金鱼摆尾游动。大立柜旁，一对精巧柔软的沙发，放在时髦的茶几两边，几幅名人的山水画贴在两厢壁上，茶几上方垂挂着杨荫的手书：“激流掌平舵，顺风好行船”。虽不是什么名句，却是他的座右铭。屋内清香淡雅，舒适宜人。他一边浇花，一边想着支委会议上的情景：“合得来”不软不硬的钉子；支委们轻藐的笑声；雷小山的冲天怒气；……他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，越想越觉得与“合得来”合不来。看风使舵，快刀打豆腐，几年来都使他生活得平平稳稳，可现在“合得来”这里偏没有“豆腐坊”，第一次表态就闹个难堪的下场，这是几年来没有碰到过的钉子。他不由得自言自语：“在目前这种环境中需更加小心谨慎呐。”他善于在一团和气中过日子，多年来没有生过这种气，越想越窝囊，心里充满无限的烦恼，浇杯端在手里，豆浆时流时断。突然，雷小山怒气冲冲地闯进门来，后面跟着进来的是心平气和的“合得来”。杨荫听见门响，猛地转身，浇杯碰在花盆架

上，“当”地一声摔了个粉碎，乳白的豆浆洒在明镜般的地板上。

杨荫意识到自己的窘态，连忙改换笑容，热情地招呼二人坐下，端上清香四溢的龙井茶，递过上海牌过滤嘴香烟。雷小山拿出纸来卷着自造牌香烟。“合得来”掏出小烟袋，审视着屋内的陈设，浓重的花香使他透不过气来，只好大口大口地抽着旱烟驱赶着室内的异味。

雷小山火气冲天地对着“合得来”说：“打储煤仓，我雷小山服从支部的决议，可是你又要同科技夜校的‘大科学家’搞什么钻孔法，使用钻机从煤仓顶部向下打，钻机不是钢钎，谁能摆弄得了。几百米的巷道，用小钻机、短钻杆一节接一节地向下打，谁能保证钻孔不打偏！我雷小山自出娘肚皮记事后，就在煤矿滚这么大，打了多少个储煤仓都是用垛盘法，亏你想得出这新鲜点子。”声音震得屋内嗡嗡发响。

“这个点子是有点鲜，可不是我一个人能想得出来的，是大伙的主意。”“合得来”磕掉烟灰，一边装烟一边笑着说。

“这还不算，还要让小秀才当技术尖刀班的班长。让他攻打储煤仓唱主角，三脚踹不出个屁来，他能用钻机，公鸡都能下蛋！”雷小山气得把头一梗猛抽了两口烟。

“合得来”笑得越发甜蜜，说：“人的性格不能都一样，小秀才三脚踹不出个屁来，可是他肚子里有点货，一手的好技术，我们为什么不用呢。”

二人你来我往，各有理由，相持不下。雷小山的火爆性子，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爆，“合得来”越笑他越气。雷小

山心里想：现在是什么当口，全矿都在夺煤抢进尺，他倒好，象个绵羊，不急不躁，偏在这时，在“啃骨头”上又搞什么使用钻机的实验，这不是诚心自找快速掘进区的难看吗！

杨荫刚把火气压在肚子里，实在厌烦他们的争论。但是，看势头马上又要他唱戏了。他在心中打着自己的小算盘，这次一定要态度明朗。同支委会上的想法一样，不论用钻孔法从顶部向下打或用垛盘法从下向上打，都与他关系不大，不就是快点、慢点、省点料、费点料的事吗，用得着这样争争吵吵，实在没有啥意思。他边想边掂量着两人的理由，揣摩着该向那边投票。他正想着，雷小山猛喊一声：

“老杨，你说说！”

“我……”杨荫一愣，脑筋转动得更快了，不久即说出，“我同意何书记的主意。”

“不是我的主意，是大家的主意。”“合得来”观察着杨荫似笑非笑的表情，心中有种难言的滋味，严肃地接着问，“老杨同志，讲讲同意的理由吧。”

“这……”杨荫一时没有想到充分的理由，又不能不回答，象被针刺了一下似的不安。他心里一边想着答词，一边骂着“合得来”，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来，老实说他根本没想过储煤仓的事，向上打、向下打，怎么打法，他都只是一知半解。他只好似笑非笑地说：“这还用问吗，老何一心想快速完成攻储煤仓的任务，走群众路线，料事如神，我虽然对小秀才不了解，但是相信老何的眼力，那不会错的。咱们的目的是要把脚下的大镲敲得更响，心都想一块去了……”杨荫边说边观察着何书记的表情，还不时用眼角瞟一下雷小

山，停了一会儿，笑着问：“对吧，何书记？”

“喔！”“合得来”长长地嘘了一口气。

雷小山原来以为杨荫有文化，理论高，可以同自己一起来说服“合得来”，才逼着何大山到杨荫家里来的。万万没有料到杨荫会讲出这种话来，于是站起来欲走。杨荫上前拦住雷小山：“雷区长，你听我说，其实采用那种打法都一样，干革命吗，何必非争个谁长谁短呢？让外人知道了，讲咱们区领导干部之间合不来么。”雷小山听到这里，一刻也不能停留，抬腿走了出去。

“合得来”幽默地说：“多想想矿上的工作比品茶赏花费劲。老杨，你说的是吧？”他迅速地把烟袋向衣兜里一揣，背起背褡，也走了出去。

杨荫站在房屋中间愣愣地出神。

三

经技术科审查，矿党委批准了快速掘进一区储煤仓的钻孔爆破施工方案。“合得来”做了雷小山的工作，思想没有全通，用雷小山的话来说吧，“试着看看吧！”雷小山虽然没有全通，但是党的决定他还是坚决地执行。他整日同“合得来”和小秀才为首的技术尖刀班滚在储煤仓上。

杨荫是分工管思想政治工作的。此刻碰到问题，他总是说：“找何书记去谈谈，他是一把手，我是个副手，作不了主啊。”遇着生产上的事，他常讲：“请示一下雷区长，他主管生产。”人们在储煤仓大忙，他却成了闲人了。因为人们向他请示工作，都是被推来推去的，接触几次之后，就没

有人找他谈什么了，好象区里没有这么个副书记。

一切准备工作就绪，“合得来”同雷小山肩并着肩，双双被铁锤钢钎磨得老茧重叠的大手，颤抖着打开了钻机。由于储煤仓顶部的巷道较低，上面又是破碎带，不能护顶，只能使用小钻机、短钻杆一节接一节地向下打。

小秀才真是个少言寡语的稳重青年，性格有点象“合得来”。开展科技研究活动以来，他象入了迷，经过苦心钻研，获得了知识，肚子里有点“小计谋”。可是由于全班年青人多，技术不高，有的还是第一次摸钻机，虽然有书记、区长把着手教，但是进度还是不快。小秀才渐渐地瘦了，脸上长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胡子来。他这儿拜师，那儿请教，

“合得来”同他一起当起了小学生。困难一个又一个地欺负人，人们却没有一丝畏难退却的样子。进度不快，雷小山几次想发火，可是看到人们的干劲，还是忍住了。经过战场练兵，不少青年工人摸熟了钻机的脾气，打开了被动局面。雷小山紧缩的浓眉也有点舒展了。可是，事过不久，人们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

二百多米深的储煤仓，使用小钻机、短钻杆，一节卡住一节向下打，钻孔角度很难掌握。当第一孔钻到一百多米深的时候，钻孔角度发生了偏斜，打偏了两米多，几乎超越了储煤仓的半径，报废了。

小秀才和年轻的战友们心情十分沉重。雷小山两只眼睛象要往外喷火。小秀才这个平时不爱动感情的小伙子，两眼盈溢着一汪泪水。“合得来”却风趣地说：“这次收获不小，钻孔废了，可咱们学到了技术。这个收获不可低估啊。哎！你们看，珍珠都落进小秀才眼里了。”说得大家欲笑又